**Die Wölfe**

-PROLOGUE

“骑士团”

约摸两个小时以前，尤利乌斯试图在造成最低程度误会的情况下，使用外语从北方商人手里买进三大块眼肉。那游牧民叉腰站在棚子里，用一双老牦牛般超然物外的眼睛望他，仿佛无论听懂与否，都不会有灵智的火光从那里面迸射出来。骑士团长被淹没在自己的汗水里。若不是副团长带领的小队早已翻过象牙雪脊，脱下盔甲围炉散座，个个饥肠辘辘地等待着他夸下海口要带过去的鲜肉，他可能早就放弃尝试了。

“他装傻呢，”传令兵彼得拍打着狼皮披肩上的碎雪，“我爸爸说过，那帮牧民就连肚肠里都藏着心眼。尤其是对咱们这种从王都来的，花样要多少有多少。”

上级骑士斯特凡正在尝试生火，侦察兵布莱顿在边上边脱盔甲边看，看到后来干脆把剑带往地上一甩，走过去帮他。斯特凡立刻闯了祸似的退开，两人体型一对比显得他像一头熊。尤利乌斯从手中的杯子里抬起头，初生的火苗跳进眼睛里。

“路费剩下不多，没法在这种事情上认栽。”他说，“只能让弗拉维他们白流口水了。”

马夫查维特搓着手进屋，用靴跟把门踢上，“我看见有狼群活动的痕迹，”他直奔壁炉，踩出一整条湿漉漉的足迹，冻得红肿破皮的双手差点触到外焰，“两头鹿，一个小的，一个还怀着崽儿，都给吃成了骨架子。估计是逃跑的时候让狼从队伍里挤出来的。”

“马都拴好了？”布莱顿往火里添柴，没回头。

“马房我都给上了三道铁链子。除非那群狼成精，否则你还怪不到我头上来。”

尤利乌斯吸了一口杯子里的酒，故意发出很大的动静。没人说话了，大家开始有意无意地往餐桌这边围过来，从坛子里舀蜂蜜酒喝，然后整个下午都打牌。快入夜的时候查维特动手熬了玉米浓汤，豪迈地往里撒了胡椒面；彼得找来甜菜根和小扁豆佐餐，还往桌子上摆了一大块咸乳酪。这顿饭用的都是他们去时囤进地窖里的粮食，由于离目的地太近又离国都太远，抵达这处岗哨之后已经没有任何腌制肉类剩下了。大家闷头吞咽食物，试图忘记北方商人棚子里的那些新鲜肉排。

“弗拉维他们再过个两天左右就能吃上腌火腿了，”布莱顿嘟哝着，用舌头从牙缝里舔掉一小块碎菜根，“咱们呢，明天雪要是停了，就快点赶路吧。”

尤利乌斯独自坐在离餐桌最远的椅子里，一只手握着白铁皮拗成的杯柄，另一只手垫在胳膊肘底下，听着门外大风的呼号声，心里不太安稳。

“老查，你有没有注意到狼群走的是哪个方向？”

“应该是朝南走了，照今天下午这天气，它们多半不会往雪脊上去。但要是过去了，也就不会再折返了。”

“怕什么，大不了都给他砍了。”说话的是布莱顿。

“还不能大意。这附近时常有秽鬼出没，会比一般的野兽更难处理。”

话音刚落就听见小木门上响起笃笃声，所有人的视线整齐划一地甩过去，过了几秒又同时想起狼和秽鬼是不会敲门的。尤利乌斯站起来，走到壁炉前面，但是离门最近的传令兵抢了先。彼得那双小眼睛谨慎地瞟了一眼骑士团长，又看看其他人，顺手从桌上抄起一把不知道谁的佩剑架在腰胯的高度，一步步挪到门边。

“从哪来的？”

“北边。波赫约拉要塞。”

“国王枕头底下藏着什么？”

外边的人哑然，想了几秒之后才开口。

“四十二个私生子，七十五颗红宝石，还有一百二十条暗部耗子的尾巴。”

屋子里的人先是不响，紧接着哄然爆笑，彼得兴奋地朝里喊“是咱们自己人！”可惜慢了半拍，让铺天盖地的欢乐气息严严实实地盖到了底下。只有尤利乌斯面无表情，定在壁炉前面化作一尊雕像。直到门被拉开，来者拍掉身上的雪，披挂着薄暮的最后几缕微光踏进房间，大家才逐渐安静下来，并且变成与团长相似的一组群雕。

暗部的首领，执行人海尼尔将门轻轻闩好，把肩上那只巨大的口袋拖在地上。他一边四下环顾着新环境，一边朝壁炉的方向走了几步，轻甲发出清脆的磕碰声。这时候原本在座的所有人都已经站起来了，执行人前进几步他们就相应后退几步，像一群吓到应激的鸟类幼崽，与威胁来源尽可能保持固定的安全距离，他们的团长则天然地承担了成鸟的身份。海尼尔仿佛没察觉这股恐惧，径直走到离尤利乌斯还剩两步的位置才停下，那个袋子贴着他的腿甲也停下，有生命似的。尤利乌斯也险些往后退一步，但这是为了抵抗那股不可避免地将他吸向暗部执行人的力——和自己搏斗许久之后，他最终退了半步。

“小伙子们不懂礼貌，我替他们向您道歉，阁下。”尤利乌斯以一种官方的口吻开启对话。

海尼尔专注地望着他，双眼让炉火从头盔的阴影里提炼出来，下眼皮微微收缩，这代表他在微笑，且是极为亲切的那种。

“那是我像你们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流行起来的暗号了，差点就想不起来。”

光是辨识出执行人温和的语气已经让骑士们悬吊的心稍稍放下，接下来他从那只巨大的袋子里提出来的东西更是让他们大为惊喜——肋肉，眼肉，甚至还有一大块牛腿，轮流在空气里亮相。这些正是早些时候骑士长没能凭借蹩脚的外语从北方商人那成功买下的鲜肉。于是萦绕整个大厅的恐惧瞬间蒸发，好像根本没存在过一样。

“趁着还新鲜，烤了吧。”

海尼尔说着将袋子收拢，彼得立刻识相地接过去，直奔厨房，步态轻盈，就差把乐不可支写脸上了。其他人赶紧跟上去，斯特凡在后边叫着“别忘了给副团长他们留点”，让布莱顿一掌拍在背上。查维特最后一个站起来，脸上却全无笑意。他极快地撇了一眼暗部的执行人，跟上了其他人。

剩下两人目送他们逐个消失在拐角，等了许久才放松下来，往彼此的方向走近了些。尤利乌斯动了动重心，没有盔甲哗啦啦的响声作为反馈使他很不自在。他觉得自己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动作，一个有含义的动作，以表现自己的关注点全然在其他事件上。如揉眼睛，如打哈欠，如观看自己的手。但海尼尔炯炯有神的眼睛不由分说地迫近，把他拉进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那些还往下淌着雪水或是血水的盔甲直接顶撞他的肋与胯，他有点疼。

“商人担心碰着狼，收摊时候把剩下的肉都给了我。”海尼尔压低了声音，“他说，我的声音听起来像他的兄长。”

尤利乌斯眼前浮现出那个神情好似某种古物的北方商人，很难把台词与形象对仗起来。

“他们那种语言，我从来没学会过。小时候......”他顿了一下，“小时候你教我，我却只记着玩。”

海尼尔笑了一声，笑得极轻微。脚步声不合时宜地从厨房的方向传来，他们立刻分开。

布莱顿冲出来的时候刚好看见房间里的两人静止于两个古怪的举动。一个低头试图对桌子上的碗碟施压，另一个抬头专心研究哨所天花板上的层层蛛网。侦察兵张开嘴，又闭上，分别确认过碗碟和蛛网都没有异样，这才犹豫着开口：“额，要留多少给副团长他们？我们几个拿不准主意。”

尤利乌斯从碗碟中抬起视线，“现在这种事情也要我来做主了？”

布莱顿一愣，显然让他语气里来历不明的愠怒吓住了，支吾了一会赶快又钻回厨房里去。海尼尔回过头，挂着大梦初醒般的眼神，尤利乌斯勾勾嘴角，孵出一抹无奈的笑容。

当晚大家热热闹闹地一起把肉吃了，虽然其中的大部分还是留给了副团长的队伍，但每个人回自己的房间之前都心满意足。期间他们东拉西扯地聊了很多，并且谨慎地避免询问暗部领袖任何问题，因此话题推进得还算愉快。海尼尔脱下了盔甲，裹在自己那条旧斗篷里落座于年轻人中间，像是所有人共同的远房亲戚。大家很快发现这个在老骑士和精锐们的小圈子里被传成死神的男人实际上既和蔼又大度，终于彻底打消了戒心。

窄小的起居空间呈螺旋向上分布在塔楼里，是留给不知道多少年以前的北方守岗卫兵们过夜用的，每间只够容纳一张行军床和一个挂在墙上的简易置物架。总共有六个房间，一人一间刚刚好，其中位于最顶层也最宽敞的那间自然而然地留给了尤利乌斯。

斯特凡喝了个烂醉，让布莱顿骂骂咧咧地扛着丢进最底下的房间，结果是两个人一起摔了进去。查维特拉住彼得想要打牌到深夜，没人管他们。尤利乌斯拾级而上，酒精仿佛活物从太阳穴往外跳突不止。他往每个房间里都有意无意瞥了一眼，走到最顶上，叉着腰看了一会儿自己的床，又往下走了一层，门关着，烛光从门缝里挤出来涂在石制台阶上。他伸出手，食指和中指微微弯曲，指关节在门板上沾了一下，随即像触到冰面一样缩了回来。

他摸索着回到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

-EPISODE 1

"骑士长尤利乌斯"

大约是在凌晨，或是离破晓更近的某一时刻，尤利乌斯睁开眼睛，发觉有人站在自己的床铺附近。天光还不足以让他看清此人的样貌，但从其他感官传来的讯号已经开始调用他的四肢，将层层兽皮象征着的被褥掀起来，把那人拉进自己体温深处。海尼尔身上一丝不挂，手指冰冷，贴在他的皮肤表面好像小猫潮湿的鼻尖，但没一会就暖和起来了。尤利乌斯脑内依旧昏昏沉沉，凭借着本能去接吻，继而变成啃咬和舔舐。

暗部的族人们需要于成年之日发誓：不求荣耀，不据土地，永不婚娶，将自己由内而外献给王国作为生祭品。对于尤利乌斯这个游离于誓言边沿的特殊成员而言，难以想象人在这样的禁欲主义教条之下要怎样生存。直到后来答案变得明晰——暗部的领袖在他身上释放并且索求的，正是那被压抑的数十个春夏秋冬累积起的欲望的总和。这意料之外的忤逆令尤利乌斯内心深处涌动着隐秘的满足感，他爱僭越而不爱服从，爱叛逆而不爱隐忍，尽管他和海尼尔在太阳底下正好活成了这个国家服从与隐忍的标准度量衡。

和过去的每一次一样，他们在克制与沉默之中完成了最终的汇合，渐渐平静下来。执行人锋利的一面此时彻底失去了收敛，在骑士长怀中苍白又纤细，仿佛一把伸展开来的折刀。尤利乌斯小心翼翼地拨开他被汗水浸透的深色碎发，观察那下面色相沉甸甸的黑褐眼眸——拥有这种血统的暗部族人不知怎的不易衰老，仿佛躲开了阳光也因此躲开了时光的追猎——但那双眼眸颇有些羞惭地转开了，锋芒再一次没入棉麻般柔顺的驯服之中。天光已经像涨潮的海水漫了上来，但困意再一次袭来，无法抵挡，尤利乌斯闭起眼睛。一只粗糙的手掌在他的脊背上轻轻滑动，不知有意为之还是仅仅机械性重复着二十年前哄他入睡时的动作。

骑士长尤利乌斯是王国的首席骑士，他高尚、英勇、无瑕，据称出身于北方某贫穷偏僻的小村庄，凭借满腔保家卫国的热血一步步走到今天，因此与民众之间也没有距离，为全国上下所有人所崇拜喜爱。但不为人知的是，他与自己那位双手沾满鲜血的秘密情人早已交往数年，而这位秘密情人不光是他的养父，甚至还是他的亲舅舅。这三个身份无论哪一个让人知道了都会造成王国上下的极大混乱，区别只在于程度的高低，以及需要为此丢掉脑袋的人数。尤利乌斯曾为这三重身份的同时存在惶惑不已，但现在已经彻底接受其中的每一个。正如他可以没有负担地在阔别数月后，在离酣睡的同伴们只有不到百米的距离内，与自己的血亲完成一系列背德至极的动作。怀着这样的确信，他再次醒来时竟是笑着的，但伏在自己胸口的那身躯已经无影无踪。

急于探明先前发生的一切是否属实，他连外套都顾不得披，颇为狼狈地冲进冷得几乎致命的塔楼走廊里。天的蓝亮有种疯狂之意，他的侧影时而闯进天空时而不。石级蔓延得无穷无尽，他跌撞到一个已被占据着的窗框前停下，满头凌乱的金发使他看起来像走错了画作的夕阳，而他隐秘的爱与死就半倚半坐在窗框里，好整以暇，以平淡的眼神看着他。他摇晃着走过去，将从床榻上取来的最后一点热度输送到那张让风吹得粗粝的脸上，将体内还未烧尽的最后一点欲望塞进那副口腔。

年轻的爱情太久无处发作的急病，这才宣告治好。逐渐回归的理智略比北国冬季的寒风更刺骨一些。尤利乌斯感到冷极，海尼尔却暖洋洋地笑着，他年长的爱情常有种偏袒、抚慰之意，或许也不动声色地遮盖了其他的一些什么，在尤利乌斯的爱情尚且年轻的这样一个早晨不可能察觉。

-EPISODE 2

"马夫查维特"

旗帜在风中发出铿锵的响声。

传令兵跨上那头屁股上长了块斑点的母马，勒着缰绳在外头转了一圈，忽然一蹬马肚子冲进茫茫的雪幕里，变得很小。马夫查维特目送一人一马的影子消失，赶紧缩着脖子挤进门框。然而一踏进房门就迎面撞上往外探脑袋的斯特凡。这酒鬼脸上还嵌着来路不明的红印子，眼皮肿得像两颗红烂的樱桃，花了几秒钟才认出来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谁。

他给查维特让路，根本没听清后者嘴里嘟哝了什么东西，就这么跌撞进雪地里，一直走出去很远，然后蹲下身子从地上抓起几块冻硬的雪往眼皮上敷。过了一会，他听见身后传来门被关上的动静，于是站起身来回头张望——但是什么也没有。雪不动声色地又大起来了，苍白的天空破碎成齑粉劈头盖脸洒向大地，遮蔽了一切。上级骑士斯特凡呆呆地立在大雪里，熊一样健硕的身躯在天地的压迫中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渺小。他听了听，全世界似乎再也没有哪里响起心跳声。

查维特走到桌边坐下，面对着一桌子纸牌，右手无力地搭在桌沿上。风把门砸上了。从塔楼的旋转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侦察兵布莱顿出现在那里，被倦意拧成一团的五官好像遭过轰炸似的。马夫用带有责怪之意的眼神睨着他，这总使他的年龄看上去比实际要大，而布莱顿明白每到这个时候都意味着事情正往大家不希望的方向发展。

“下雪了，”查维特陈述，“比昨天更大。彼得打算提前去跟前面的队伍汇合。”

布莱顿走过来坐下，双眼平静地注视着火焰，“也就是说咱们又没肉吃了。”这话从他嘴角的缝隙里吹出来，颇为不屑。

“那家伙呢？”

“你说哪个？”

“那白痴。”

查维特回过头看那扇被风吹上的门板，布莱顿顺着他的视线也望过去。雪块噼里啪啦拍在门上，外边的动静听起来好像有个重物在装咸菜的大桶里滚动。他们同时发现自己在等那个笨重的上级骑士推门走进来，像条蜗牛一样把雪水蹭到石砖地面上，但过了许久那扇门都始终纹丝不动。

马夫捏了一下鼻子，手指触摸到又黏又滑的一层汗，那是熬夜的硕果。没有人关心他和彼得到底喝到了几点。他低头将注意力放在牌上：一张“红胸雀”，被两张反面朝上的牌左右各盖住一些，右边是一张“命运”，稍远处还有一张倒置的“梅花鹿”。他还记得这组牌，只要剩下的两张牌中有一张是“大法官”就胜券在握。他忍不住掀开其中一张，赫然出现的是血红的狼眼和狰狞的獠牙——“头狼”，竟是与这组牌最格格不入的一张，足以打乱他精心构思好的一切计划，于是他再没心思再去碰剩下那张。

布莱顿在桌对面坐下，两条腿搭上桌，一条叠着另一条。他把双手交握放在肚子上，试图传达出一种轻松而无谓的态度，但双眼好像有了自己的意志似的，四处乱瞟。最终，他的视线落在那张“头狼”纸牌上。查维特抬眼，眉弓处架起两座山脉，他从另一个人的眼神里读到和自己一样的隐忧：有狼群在外头游荡，饥肠辘辘，冻得瑟瑟发抖。要是它们不打算匍匐在深雪里静待风暴过境，就会对视野内每一寸温度发动最绝望最野蛮的突袭。他们这些人，龟缩在石砌的哨所里，龟缩在铁质的盔甲里，好像螺壳里的软体动物。哨所在建造时就没有留下第二个出口。

门开了，桌边的两人都一震，侦察兵极快地把双腿从桌上放下来。从门外走进来的是海尼尔，盔甲外裹了件厚实的熊皮斗篷，就是用来垫床的那种。他把门关上，但是风这时候已经太大了，门随时都有散架之意。他面对着门板思考了一会，绕向储藏间，再出现的时候肩上扛着几块木板，手里握着数根来历不明的长钉，还有一把铁锤。桌边的两人看着他仔仔细细地把木板钉在门框上，一块不够又钉了一块，直到屋外的风雪变得像头疲软的老兽，无力地抓挠着门板却无法动摇它分毫。

他把锤子和剩下的钉子搁在地上，非常满意地端详了一会自己的杰作，转身径直朝着桌子走过来，似乎决定不为先前的举动做出解释。查维特和布莱顿分别往火炉边上挪了挪椅子，但毫无必要，因为执行人直接绕过一个半圆，在桌子的短边落了座。在某些文化中它被称作主位，也就是平时专门留给骑士团长的那个位子。

查维特开始收拾桌子上的纸牌，布莱顿从剩菜里挑出一点鹰嘴豆放进嘴里嚼，脸颊上泛起一层因焦躁而产生的红疹——他已经彻底从担忧转为一种恐慌状态。海尼尔端坐在位子上，双手摆在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头盔彻底掩盖了所有的情绪表达，身后搭在椅背上的熊皮使他看起来像是某种教皇，或者某个东方国家的领主。他整个人被笼罩在背光的巨大阴影里。马夫感到头盖骨靠后的某个位置开始弹跳，一些不该存在的猜想从刚才开始就在萌芽，长势可观。他在心里恳求侦察兵不要开启什么不合时宜的话题，尽管他明白自己越是不希望其发生的事情，就越像是预言。

“他出去多久了？”布莱顿先是问查维特，不等对面投来任何眼色就转向海尼尔，“您在外头看见那个上级骑士了吗？傻乎乎的那家伙。”

“醉得不轻呢。现在多半还在茅房里。”

他肯定的答复给了侦察兵力量。

“那傻子！”他立刻就笑开了，“没了我就是个废物，还‘上级’......”他说着看向查维特，却发现后者脸上全无笑意。

海尼尔向后靠在椅背上，头盔底下渗出轻笑声，也像是单纯往外吹了几口气。“你们关系还真不错。”

“我们一起打仗挺长时间了，我们五个一起。”查维特把话抢下来。

“这样算下来，拉伯兰的第一次攻城战役你们也参加了吧？”

“我们打的是头阵，第一批冲锋。我跟我表弟那时候可是一滴血都没流。”侦察兵的积极性被话题调动起来，他不下二十次跟刚认识的战友描述过那段经历，次次都能把人唬住，“我们骑着最好的阿帕卢萨马，马笼头上装配了尖锐的钢铁长刺，马腿上也是。这些马都是从北方人的村庄里抢来的。我们呐喊着冲向它们的主人，那帮嘴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的野蛮人，轻而易举就将他们撞碎。一开始你还会怀着新兵蛋子的那种紧张感，但很快你就发现他们只是群牧民，连能抵挡箭矢的盔甲都没有，也不懂什么战术。那时候我还不是个侦察兵。”

查维特抿起嘴唇，垂着眼帘，手里一叠纸牌翻得哗哗响，红胸雀在他掌心发出警戒的高鸣。

海尼尔耐心地听着布莱顿嘴里的描述，一动不动。“你表弟？”他开口，就像顺便提一嘴似的。

“斯特凡跟我是有点血缘关系，所以我得罩着他。”

海尼尔依旧没动，头盔却突然具备了表情，温差造就的水汽上浮起了然的神色。查维特就在这时候站起身来，手心里一层汗，握着那叠牌。

“我去看看马。”他说。

“我刚检查过马房。”海尼尔的声音紧贴着后脑勺响起。

查维特的脚踝挨上一股冰冷的触感，仿佛有刀刃抵在上面，威胁它们不可偏离移动轨迹。他想了想，说：“那我回去睡一觉。”

海尼尔的视线放过了他。

踏上台阶的每一步都使查维特的预感生发一寸，他脑海里想着桌子边的那两个人，还有他们之间即将朝着某个不可扭转的方向延伸的话题。布莱顿易冲动，唯一头脑冷静的时刻就是他那不省心的远房表弟在身边的时候。那大概是一种责任心，或者单单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出身乡野的血统不比伯爵的儿子差——对于这件事，就算他们五个人彼此忠诚地保守秘密，也很难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因为稍微在骑士团里混过几年的老兵油子都知道，只有北地的血统能够赋予一个刚进入骑士团的新兵那样彪悍强壮的体格。而自称在乡下穷贵族家庭长大的布莱顿，却偏偏长着一副和伯爵夫人别无二致的柔和五官，就连微笑时眼角的弧度都不差分毫。

-EPISODE 3

“骑士长尤利乌斯”

尤利乌斯发现自己在床上，蜷缩在那个温暖、黑暗、远离风雪的窝巢里，想象自己是一只洁白脆弱的蛋。壳是软的，散发乳香味，那么无害。他隐约能够想起来早晨发生的事情，但场景就在那一刻出现了断层，无法与上下文产生联络。

昏沉的世界里有什么东西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他拽了下去，他立刻将那拼凑出的幻觉当成确凿无疑的现实。在那个冰冷的四月尽头匍匐着的村落里，冻成紫红色的半圆形寒阳一边收缩一边下沉。尤利乌斯独自一人穿行在倒塌的屋舍和稀碎的尸骸之间，失去知觉的双脚只能依靠盔甲部件的振动幅度来识别道路。在终于无法前行的时候，他停了下来。

他手里握着剑，剑身被一层可观的冰霜包裹，沾了血。一种恍然的神思开始在他脸颊附近游动，他看见在这个就连火焰也难以存活的北方死地上，竟层层叠叠匍匐了一群人。还没杀光吗，他心里想，丛丛的气息吹向盔甲内壁又反扑回脸上。北方的牧民不怕侵略者，他们更怕狼群。所以当那些穿着闪亮盔甲的异邦骑士烧毁他们的村庄、踏平他们的牧群时，他们却怀着原始的朝觐之心跪趴下来，就连胸口也紧贴着冰冷的雪地，向着太阳沉入地平线的方向伸长双臂。

尤利乌斯发现自己是大地上唯一一个仍然伫立的事物，有种庄严的恐惧攥住了他，就像冒失的见习骑士忘记在国王面前单膝下跪的那种恐惧被放大了数百倍。他觉得膝盖被冻僵了，冻成了直立的姿势，稍加移动就会断裂破碎。前方地平线上的太阳不再下沉，却依然在颤抖着，背后的天幕色泽逐渐变深、变得乌黑油亮，全世界的云层都被聚拢到一起，看上去像是有层次感的野兽毛发。许久之后骑士长缺乏想象力的大脑才反应过来，那太阳分明是狼神的眼眸，它的半颗头颅就庞大到足以遮盖一方天空，夕照从地平线上升腾起来，那是它的怒意。匍匐在地上的异族人口中发出仿若鼻音的低沉吟诵声，立刻扩散开去覆盖了大地，声音似乎合着某种节奏，但不断重复着的只有一个词语：

“海尼尔。”

毫无征兆的，他的养父凭空出现在黑暗里。全身装备披挂齐全，俨然是要向什么界域出征。

尤利乌斯浑身一震，他被拽了回来，从遥远的回忆中挣脱，回到了被汗水浸透的被窝里。他觉得很热，从内而外的热。眼皮被汗水彻底糊在一起，身上厚重的毛皮也掀不开，他的喉咙深处滚出一串求救意味的闷哼。因为他知道养父此时此刻就在床边，在黑暗里注视着自己。

一只冰冷的手掌贴上他的额头，在那里停留了一会，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发烧了。”海尼尔说。

尤利乌斯的双耳捕捉到了这段声音，并且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它的意思，但他此刻的心思不在这个上面，他觉得自己的胸骨正在遭受兽皮的挤压，它们正密谋要将自己杀死。

“海尼尔。”尤利乌斯干巴巴地说。

“我在。”

那只冰凉的手伸到被子底下，握住了他的。于是他用最后一点力气将养父拽向自己，他听见盔甲哗啦作响，接着闻到了一股新鲜到刺鼻的血腥味——那绝不是秽鬼的血味，那是人血。

血腥气唤醒了一种本能，而这种本能极速催化着它自己。他的心中忽然萌生出一种强烈的，希望养父将自己撕碎并吞吃殆尽的狂喜。这是高烧营造的错觉，但是无比真实，他几乎要以为自己从很早之前已经开始这样热望——从他第一次踏上这片蛮荒的北方雪原开始。

先前的蜃景呼啸而来，他抬起头，它还在那里。“海尼尔”，狼神的半只眼球死死盯住他，悬挂在半空中，瞳孔里蔓延着人类任何语言都不曾描述过的大黑暗。

-EPISODE 4

“侦察兵布莱顿”

布莱顿发现自己还在讲故事。

暗部的首领坐在那里，给予着一个听众所能给予的最高程度的尊重，恰到好处地提出问题，却没有一次打断他。仿佛他只是一种征兆，并不是真正存在于那个地方。布莱顿心里有股骄傲油然而生，他觉得海尼尔看起来像一位叔父，每次来都会给所有孩子准备他们最想要的礼物那种。但是布莱顿没有叔父。他从来没拥有过一个家长，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在他的童年里甚至从没存在过一个能够听他讲完整段话的成年人。

他出生时的名字叫斯特凡·布莱德斯·伊古利纳斯。特拉皮松达的伊莱克斯和下苏万尔茵侯爵分别是他亲生父母的祖先。但是他三岁那年，距离王国对北境伟大的征服战争开始还有十五个年头，一个与他同岁的男孩出现在会客间里，硕大无比的四肢被三叉烛台脆弱的火光投射在房间四壁上，像一头丑陋的怪物。这怪物的母亲，一个北境女人，被人们安排在桌边的一把扶手梯里，语言不通，瑟瑟发抖，脸上的表情呆滞且冰冷。那个时候，他，布莱顿，还没能构筑起对于这个世界的任何理解，就被大人们在斟酌了一昼夜之后紧急送去了乡下，身上舒适又华美的布料给扒得一干二净，同时被扒下的还有那个象征着一名贵族成员全部地位与价值的姓氏。他的生母为此事几乎哭瞎了眼睛，但这无法改变伯爵本人对私生子的偏爱——名正言顺继承着他姓氏的那个孩子天生营养不良，瘦得像只蚱蜢，显然无望为他日趋没落的家族斩获又一个骑士封号。

布莱顿在乡下跟着其他孩子们玩打仗游戏，很快便摸索出一套在战场上也行之有效的侦查技术。羸弱的身体为他带来了行动敏捷的红利。与此同时，为了弥补自身的弱势，他开始刻苦练习剑技，花掉所有的生活费去请来自王都的年长骑士们喝酒，终于如愿进入了骑士团。但是直到十八岁那年第一次穿上盔甲，他才发现本该属于自己的姓氏已经被送给了那个不该存在的怪物婴儿，伯爵与异族贱民偷偷生下的私生子，“上级骑士斯特凡”。侍从们和管家在为这个如熊般健硕的白痴打点行装的时候，总是不无嘲讽地告知他这个“乡下人”：你该心怀感激，若不是仗着你远房表弟的荣光，你连王都的大门都踏不进一步。

一直以来，布莱顿都在尝试通过各种旁敲侧击的方式证明自己能够胜过那个抢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的血亲，但是他做不到。论力量，没有人能胜过斯特凡；论头脑，斯特凡从不接招。

侦察兵布莱顿晃晃脑袋，酒精洒向头脑中的叶片，从上往下，一点一滴，打得它们瑟瑟颤动。他用四根手指捏住杯沿，伸出食指指向海尼尔的方向，“你。”他说，但残存的理智告诉他不当再说下去。

海尼尔伸出手，覆盖在他的手背上，这动作节省了许多言语。

“我向来是个骗子。”布莱顿说，“只要我继续撒谎，所有人都会开心。但我实在是......从没有人告诉过我这都是为了什么......”

空气猛然震颤起来，过于突然以至于对话的两名参与者都没有在第一时间立刻听见那穿心的长嗥声。布莱顿从位置上弹射起来，不知是被自己的供认吓到还是被那声狼嗥吓到。他没有忘记倚靠在椅子边上的剑，三步冲到门边，把那些象征性钉在门框上的木板拔下来。他早就想这么干了，屋子里的空气已经凝固到无法供氧的地步，但是屋外的大风又将他推了回来。

这期间海尼尔什么也没干，只是观看着他的一系列举动，用那两只并不可见的眼睛看穿他的灵魂。布莱顿手忙脚乱地往身上披挂那些衬了毛皮里子的盔甲，心里终于一片明朗。暗部的出现从来不会是巧合。王国内许多离奇失踪和意外暴毙事件都与他们脱不开干系。除了精英骑士和贵族们之外，全国上下没有其他任何人知晓这个团体的存在，他们是隐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会让有头有脸又心里有愧的那些人物整晚难以安眠。但是据布莱顿所知，在这片以堪称暴力的速度日渐扩大的国境内，心里无愧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

现在这群饥肠辘辘的狼终于冲着他来了 。

他持剑，走进冰天雪地里，转瞬间就丢失了在天地间的存在感。风雪如同一堵高速移动、无处不在的墙那样将他堵截在原地动弹不得，彻底屏蔽了空间与时间的概念，但阵阵狼嗥却又无比嘹亮，一会像是近在咫尺，一会又好像发自很远的地方。布莱顿微微张开手臂，稳住身子，像个陷在沼泽中心的人一样朝着马房的大概方向走去。

首先回应视觉的是一连串醒目的红色，嗅觉在这样的环境里并不管用，因此直到看见马尸之后，他才勉强嗅见一丝幽灵似的腥气。除了被彼得骑走的那匹之外，四匹马的尸首分别倒在各自的槽位里，致命的剑伤直捣心脏，袭击者显然不打算掩盖自己的行为，或是栽赃嫁祸给狼群。布莱顿把手放在自己那匹老马的脖颈上，尸体已经彻底冻硬了。彻骨的寒冷立刻注入他的血管，但这是由于另一件事情：海尼尔来的时候根本没有骑马。他脑海里浮现出昨天上午骑士长满口蹩脚的外语，和傍晚暗部领袖拖进来的那一大袋子肉类，胃里一阵绞动。暗部成员真的都是人类吗？他猛然抬起头，带着恐惧而非愤怒望着门边的人，海尼尔行走时没有声息——他仿佛从来都没有过声息。

“欺君之罪，死罪。”

这声音从更近一些的位置传来，嗓音庄严、破旧且古老。布莱顿被身后的两名暗部执行人拽起来，海尼尔侧身让开一个视野，做了个“请”的动作。门外的雪地里，一个黑乎乎的隆起像是随着他的动作刚刚出现在那里。身后的人推了布莱顿一把，他便只好迈步往前走去，海尼尔行在他的右前方。左右两侧，白茫茫的暴风雪中隐约林立着两排异常高大的人影，暗部领袖无声地行走在他的下属中间，竟显得有些袖珍。

布莱顿早已猜到了接下来的发展。地上的尸体属于斯特凡，毫无疑问。他跪下来端详“表弟”那张冻得又蓝又紫的脸，风雪中此起彼伏的狼嗥声仿佛越来越近。他已经不在乎狼了，因为狼群的利齿已经咬住他后颈的皮肉；他依旧不明白自己为何非得死，但他确信自己从来都不无辜，而那个比他罪加一等的人如今终于确凿地死在了他面前。他笑出声，胸腔里有股憋了十余年的气体鼓胀得发疼。来吧，他想说，这样的话，我们五个之中没有一个有资格活着。尤其是那个外表光鲜的男人，那个自以为是骑士长的......

马夫查维特忽然从执行人的队列中挤出来，看起来筋疲力尽，呼出的水汽一团一团从亚麻面罩底下挥散出来。布莱特回头看他，感觉这情景好像市场上突发斗殴，而查维特是来充烂好人劝架的那个。反正他总是这样一个角色。

“怎么回事？”查维特敬畏地看着周围的人，最后又看看海尼尔，“这家伙又犯了什么事？”

布莱顿立刻懂了。这混账东西开始装傻了。

但马夫飞快地朝他递了个视线。“如果是斯特凡的事情，我们正打算将实情汇报至军纪处。布莱顿这可怜的家伙，这孬种，这么多年都不敢放一个屁。”他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我们绝不容忍异族之血出现在王国神圣的军队之中。”

海尼尔扭过头，满含尊重地看了看他。接着抬起手，似乎很随意地指着一个方向。

查维特和布莱顿同时顺着那个方向望去，一开始什么都没看见，但只要专注地观察片刻，就能够大致看清远方雪脊上一排银黑色的细线。狼群的嗥声准时响起，那排黑线顿时具备了身份。发红的兽眼，拖拽涎水的下巴，短刀般锐利的犬齿。布莱顿从没见过北方大地上的狼群以这样的规模狩猎——那是北方蛮子们最害怕的天灾。因为这地方的狼与别处的不一样，它们是狼神的侍从，除非定期上贡，否则不论是人还是牲口都将被这群野兽撕碎——这是个彼得常常讲来解闷的传说。

查维特惊呼了一声。布莱顿这才看清楚狼的队列中高起来的是什么。那是一个人，骑在马上。

-EPISODE 5

“传令兵彼得”

查维特朝后退去，撞在一个执行人身上，好像撞上一块巨石。“畜生，”他骂着，但是声音里只有惊恐，“他把马全杀了。”

“因为他知道咱们都会死在这儿。”布莱顿说。

“什么话？斯特凡是该死，咱们俩又犯了什么事？”

“你嘛，你干净得像朵白莲花，”布莱顿咬牙切齿地说，笑容好像让低温冻在了脸上，“我光是活着就该死。我杀了那些人，我不光杀了他们我还接受了人民的欢呼声，我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屠光了一个异族人的村落。有人管你叫‘英雄’吗？不少吧？这他妈就叫做王国的英雄，披挂闪亮盔甲的骑士。”

查维特与他保持着十米以上的距离，眼神很陌生。

“我告诉你，我是有罪的。斯特凡错在他抢了我那该死的名字。否则他也该体验一下同一种死法。彼得，彼得从来都是个叛徒，先生们，我早就发现了，那家伙是北方蛮子生的孩子，只不过长得像咱们这些文明人。他就盼着哪天能毁了咱们的国家给他的族人报仇。”

他兴奋的眼睛发着光，“......但我们之中尤其罪孽深重的那个，现在却还不敢露面。那家伙不是什么正常人，他已经对杀人上瘾了，就靠着这个维系他那可怜兮兮的自尊心......咱们约定好的，谁也不说出去，一个字也不能说，但谁都看得出来那家伙跟国王长得......”

海尼尔上前两步，匕首从侦察兵的喉咙中穿过，拔出来的瞬间甚至没有带出一滴血。布莱顿倒在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身上，动脉如同喷泉往外挥洒着滚烫的红黑色液体。

“包庇罪，死罪。”

有人往查维特的膝窝里踹了一脚，他跪倒在雪里，眼睛还盯着海尼尔。“你......”他难以置信地低语，但是狼嗥噎住了他想说的话。这一次和先前的几次都不同，或者说每一次狼嗥都意味着与狼同行的那位骑士的耐心又减下去几分，如果查维特没算错，对彼得这个人的耐心而言，这就是最后一次警告了。执行人们迅速散开，长柄武器持在胸前，就好像一下子对手头的猎物丧失了所有兴趣。他们屏息凝神，望着狼群的方向，望着那名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将右手缓缓举起，但还不等放下，那条黑色的细线已经开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沿着山坡推移下来，腾飞的细雪使它们看上去像一场雪崩。

查维特手脚并用爬起来，拔腿就跑，身后的杀手们岿然不动——只要暗部给一个人定了死罪，那么这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活不了的。但如果让查维特从“被暗部处决”和“被北方的狼群咬死”两种死法中选一个，他会将前者当成一种赦免。

——篝火把彼得的身影放大了十倍，投射到他身后的岩壁上。另外四人在火堆的另一边，或坐或卧。“在他们的语言里，‘海尼尔’是狼神的名字。”传令兵的五官嵌在阴影中，看不清表情，“祂给吞噬过血肉的一切生灵都定了罪，傲慢之罪。而狼是在那之后才诞生的，负责在地上执行祂的意志。”

查维特躲进哨所，紧张地朝外张望。

门外，从山坡上滚滚袭来的狼群逐渐展现出它们真实的面貌——那属实不是正常的狼应该具备的体格。它们的毛发漆黑得像没有星辰的夜，犬齿几乎要刺破嘴唇插进空气，每一只眼睛里都显示出不似活物的凶色。它们是秽鬼，却又与那些诅咒的造物不完全相同，像是已经以这样的身份和血统繁殖了数十代。这便是所谓狼神的秘密，可怜的北境民族世世代代生活在对神罚的恐惧之中，让一群人工培育出的半狼秽鬼统治着心智。海尼尔亮出刀刃，上一秒狼群好像还在几百米之外，下一秒已经近在眼前。他剖开一头狼的肚子，热腾腾的内脏涂了一地。兵器与利爪碰撞的声音此起彼伏，足足有公牛那么庞大的凶兽笔直往暗部杀手们身上扑，后者在缄默中沉着应对，无论是将那兽大卸八块的时候，还是被生生撕下一条胳膊的时候，喉咙里都没有发出半点声音。

兵刃与兽爪的罅隙之中，远远地，传令兵彼得骑马在这场混乱外围徘徊。海尼尔与他对视，收获两道嚣张且炽热的目光。狼和人正在以近乎同样的速率倒下，人血与秽鬼的血流成一片，热量几乎蒸干了几寸深的黑冰。等到几乎再没有什么阻碍他们之间的对峙，彼得从马上下来，挂着一副怡然的表情走向海尼尔。

“你身上流着他们的血。”

他用一种吟诗般的怪异语气说着，“那是北国游牧民族的血，向南流经皇室的神圣动脉，最终汇入另一条更偏远也更驯顺的血管，最终成为了暗部的血。

“你们的那一支，也就是我所继承的这一支。狼神的祭司，驯养狼群、教化民众的使者。我们本来应该称呼彼此为兄弟。”

长剑擦着刀鞘抽出来，有种咬牙切齿之意。

“教化，你的意思是教会他们敬畏。”海尼尔摆出接敌的姿态。

“这是职责，你们现在做的不正是类似的事情吗？躲在照不见阳光的地方，替某个神明般的庸君行杀伐；用一个更大更坚实的谎言，去审判其他的谎言。”彼得流露出与猛禽类似的神情，“显然这个国家学到的恐惧还远远不够。”

彼得挥剑劈砍，海尼尔灵活地闪避，始终没有展露出进攻的意愿。但彼得的攻势似乎不知疲倦，时间久了很难判断谁处在上风。

“你们管那叫做战争而非屠杀，但事实恰恰相反。”传令兵的攻击节奏加快了，“你们打着文明的旗号，冲进牧民的村子里，杀光了所有奋起反抗的人，接着又杀光了放下武器跪地求饶的人，就连妇孺和老人都不放过。”

海尼尔持匕首挡下一记重击，冲击力将他震得后退半步。

“海尼尔，这名字的主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一群无耻的强盗马首是瞻了？”

北境的最后一位狼祭司用流利的外语咆哮着。海尼尔却被巨大的寂静裹挟。

他垂下手臂，等待着。

-EPISODE 6

“深渊的守卫海尼尔”

当一个民族的名字被一种职能替代，所有新生儿的降生就都携带着某种不可抵抗的命运烙印。海尼尔于十五岁那年成为暗部首领，即这支民族的“族长”，而他所能做的只有带领族人沿着这条黑暗的路线继续走下去，从未考虑过其他。二十四岁那年，他为实现妹妹的愿望，做出了此生第一次忤逆职责的决定，抱着襁褓中的尤利西斯在暴雨中狂奔，突破皇宫守卫的重重封锁逃回那团供养他长大的黑暗。颠簸中，他看见街灯的光芒间或照在这孩子的脸上，照亮那属于王国的金色卷发和属于暗部的黑褐色瞳孔，那一刻便从内心深处升起酷似母爱的某种柔情。

在此之前，他从不向某人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大多数时候，王国就像只蝴蝶一样停留在他的血管上，观察流经其中的每一滴血液的纯度，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振翅飞走，而他只能重新褪去人类的躯壳，成为让血腥气驱使着的狼。当他是狼的时候，他不需要人类的恻隐，甚至不需要超过命令本身的智慧，使用命令中的手段处理掉命令中的人就是他需要做的全部。在抛却人性的本能驱使下，他和他的暗部族人完美地执行着每一项任务。有时候事成归来，他沿着潮湿黑暗的走廊进入逼仄的卧室，点起一支气息奄奄的蜡烛照亮镜中的脸，却依然无法找回自己生而为人的迹象。也许那匹狼可以一直活在受害者的集体回忆之中，但他不能。

婴儿的哭声就像一道撕碎午夜天空的电光，刺进他的耳道，刺向他注满狼血的心脏，他看见镜中的那双眼睛顿时被注入了某种混杂着惊喜与惶惑的情绪。他身为人类海尼尔的身份这才终于重获新生。

人类海尼尔参与了尤利乌斯童年的每个阶段，虽然仅仅是塑造一个正常的成长环境已经耗去了他的大半精力。他和他那些忠诚却沉默的族人们轮流让孩子骑在肩膀上，跑遍了地下王国有限的疆域；这些精于暗杀却在游戏方面极为笨拙的大人，用木板做成的剑和盾陪小尤利西斯玩耍，因为一切试图让他爱上毛绒玩具或是诗歌绘画的尝试都失败了。他希望有一天尤利西斯告诉他，自己想要成为一名鲁特琴演奏家，或是旅行作家，但这孩子身上的战争天赋是那样夺目，同时扮演着父亲和母亲的海尼尔不止一万次在夜晚的床榻上为此叹气。他一生当中对尤利乌斯说过最粗暴的重话是“不行”，且具体含义需要视具体语境而定。所以最终当十二岁的尤利乌斯直言自己希望成为一名见习骑士的时候，他丝毫没有反对。“你如果喜欢这样的人生，就去做吧。”

骑士新秀尤利乌斯忙着在各种战场上崭露头角的那几年，海尼尔难得找到机会在国境内外独自游历了一段时间。他需要通过独处来理清脑海中的某些思绪。也许是被某种神秘的宿命吸引，他发现自己一路向北，最终来到了当时还没有被纳入王国扩张目标的北境。暗部的语言与他们所使用的几乎分毫不差，于是人们热情地接纳了海尼尔，并且在听到他的名字时展现出了各不相同的强烈情绪。海尼尔没有在人们中间住下，而是在尽可能远离人烟的地方扎下帐篷。时间长了，所有高原猛禽的叫声都在他的脑海里编集成歌，四足野兽的足迹与尿液成为了某种自然文明的象征，至于那些介乎苍凉与无瑕之间的人类古遗迹，他也曾用步长一寸寸测量过。

在这种独处的过程中，他身为人的那一部分本性再一次立稳了脚跟。有某种浩大纯净的概念在将他包括在内，与他在王国地下时时刻刻体会到的那种排异感截然不同。于是他开始恐慌，他窃走了国王的血亲，将其抚养成人，事情早晚有一天会败露；他是如此发自内心地爱着这个国家，但正因如此，他脑内的良知似乎没有一刻停止过对那些命令的抗议。他渐渐觉得自己像个出来逃难的人，或许真就这样一走了之比较保险——但是尤利乌斯仍然与他脐带的另一端相连，对其的牵挂还时不时令他体会到幸福的阵痛。尤利乌斯俨然已经是“海尼尔”定义的一部分，也是他反抗这份宿命的唯一途径。于是他欣然回去了，依然任由那匹狼在每一次任务的过程中对自己强取豪夺。

有时候尤利乌斯看着他的眼神会变得惊恐，仿佛他下一秒就要奔自己而来。但海尼尔对此再没什么可做的了，他不可能再将自己的另一面从骑士长面前隐去。

他们关系的剧烈地震就发生在那场谁也不愿再提及的大屠杀之后。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骑士们没有控制好这一次侵略的力道，战争成为了大屠杀，活下来的平民们患上严重的心理创伤，侵略者也是，只不过他们心里的伤口让一面面华丽的锦旗和一声声嘹亮的号角掩盖了过去。有人从尸堆中间找到了年轻的骑士长，他站在那里，神情仿佛目睹了不可名状的神明降临。海尼尔悄悄把他接回去休养，以为小时候哄他睡觉那一套便能奏效。但尤利乌斯只是瞪着眼睛直到后半夜，然后伸出手来触摸他的脸，接着是嘴唇。他在那种近乎崩溃的状态下向海尼尔索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卖力过了头，好像不这样做就会死。海尼尔被他吓到了，但也在同一时刻接纳了这种新的关系，不无欣喜。他在忤逆规章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这意味着他的自由意志拥有了更多反抗那匹狼的力量。

野兽的身份从海尼尔身上抽离的那一瞬间，他陷入了一种仿若新生的出神状态。因此他对手上的武器和迎面劈来的剑刃产生了怀疑。人类海尼尔不熟悉这样不留余地的暴力和不加甄别的审判。彼得口中说的话，那些古老的音节，在他的舌根如同闪电跳动。

“尤利乌斯。”他说。

彼得高高举起的双臂连同那把剑固定在半空中，他流露出一种困惑的表情，继而低下头，胸口的位置笔直穿出另一把直剑的剑身，看那长度，另一边估计只剩下了剑柄。

剑身快速退出去，彼得失去了所有力量支撑的身体向前一扑，轻飘飘落在海尼尔身上。海尼尔安慰性质地拍打他的后背，双眼落在自己刚才呼唤的那个人身上。尤利乌斯皱着眉头，嘴唇苍白，显然高烧未退，身上披挂的盔甲却齐齐整整。

“你在叫我。”他把剑上的血甩进雪里，收剑入鞘。

海尼尔将彼得在地上放下。

“狼......还有很多......”彼得咧嘴笑，说话同时喉咙里的血水发出咕噜咕噜的气泡音，“我将它们派往王都中心......它们会撕碎你们的一切，像你们......做的一样......”

海尼尔抬起头，默不作声的暗部杀手们不知何时再次围作一圈。他们已经是第二批了，先前的第一批中没有活下来的。

“一样。”海尼尔对地上的人表示认同，“暗部的族人还有很多，北境的血不会流尽。”

他站起身来，尤利乌斯也侧过身望向声音传来的方向。风雪不知何时止息了，查维特驾着彼得那匹屁股上长着斑点的好马朝着北方天空中的冰阳奔去，留下一个快速远去的剪影。杀手们跃跃欲试，但海尼尔做手势令他们平静下来。

“不追了。”他说，“抄近道，尽快处理一下狼的问题。”

尤利乌斯对于三名同伴的死很快有了自己的判断，同时他也隐约意识到，自己再也不会见到查维特了。北方的土地将接纳那些懂得敬畏的人，而“海尼尔”不再是个神明的名字。

-EPISODE 7

“狼群”

“骑士团内部传出了刺耳的流言。叛徒、骗子、异族、包庇者，正混在我们井然有序的牧群里。

“我们已经将怀疑范围缩小至五人。五个曾在旗帜下宣誓的王国精锐骑士，其中甚至包括骑士长本人。单从背景调查的结果上来看全部都无懈可击。

“是谁，有几个，目前一概不知。因此我们对本次作战的编队做出了特殊的调整——在返程路上，副团长弗拉维会带着其他人先行，而这五个人会被安排到一处孤立的哨所暂作歇息。届时，我们将派人前去确认他们之中每一个的信仰，并且确保所有身份不纯的人员被就地处决。

“如果在最后一刻依然没能判断出所有人的身份，宁愿将他们全部斩杀也绝不可以有所恻隐。

“所以——海尼尔，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

全文完

ed: Конь - Lube